



有许多民间的东西消失了,而我对消失的东西一直心怀敬畏。当知道故乡大年初一依旧保留着迎喜神的习俗时,面对无论是现实的故乡,还是精神的故乡,我均无法不泪眼相看。我知道,无尽的朴素和无尽的繁华,与长存的良善一样,永远都离泥土很近。

吃过腊八粥,距过年还有二十天。腊月的门槛一跨,乡野间便多了份无形的规训:

“要过年了,嘴上要加一把‘门锁’。”
——粗鄙之语需敛,无名之火需熄。年是天地间最庄重的邀约,容不得俗尘戾气的亵渎,更经不起浮躁心性的轻慢。因为不洁的言语会惊走年神,会把来年的福泽一并带向远方,唯有温润谦和,方能承接岁时的厚馈赠。

糖瓜祭灶,新年来到;
姑娘戴花,小子要炮;
老头儿要顶新毡帽,
老太太要件新棉袄。
流传已久的民谣让孩子们对过年的期盼更加热切。午后或是黄昏,耳畔偶尔传来一声爆竹的脆响,惹得在胡同里打劈柴的老汉一声嗔怪:“这是谁家娃?怎么抢年过呢!”

永远没有准备就绪的年。
过小年,家家户户都要用麦秆编一只草马。草马是灶王爷的坐骑,马脖子上系铃铛,灶王爷上天言好事时,要一咕嘟火化了形。

记忆中灶王爷的画像都是木刻版印刷的,黄糙纸,黑墨线,简简单单。灶王爷多是圆脸丰颐,黑须垂胸,眉眼温和不威严;头戴马纱小帽,身着大红官袍(也有黑袍),正襟端坐。双座像则旁配灶王家属,衣饰素雅,垂手相伴;有的两侧还有捧善罐、恶罐二童子。画像上沿刻有二十四节气,歪歪扭扭的字,把四季农时都写齐全了,也是指导农耕的晴雨表。画像左右多题“上天言好事,下界保平安”,上方有“一家之主”或“东厨司命”的匾额,下方常绘香案、聚宝盆、宝马驮金等吉祥图案。灶火日日夜夜烘着,烟火气裹着,纸边卷了,墨色淡了,也还端端挂着。长辈人讲,灶台上只要挂着灶王爷,人间烟火气,就断不了根儿。

《淮南子·氾论训》记载:“炎帝于火而死为灶。”《国语·郑语》曰:“夫黎为高辛氏火正,以淳耀敦大,天明地德,光照四海,故命之曰‘祝融’。”
灶王爷是炎帝或者祝融担当?
我一直认为,灶神从不是别家的神明,而是操劳半生的父亲母亲。一年到头的奔波劳作,总该好好敬一敬自己。人这一生,与自己的距离够不够近,又够不够远?一碗冷饭,一双插得周正的筷子,敬过这一年,远近的分寸便都有了答案。人间的烟火光景,或许唯有灶神最懂生命里那些最本质的改变与坚守。

黄昏,草马立在月影下。日出与日落的距离,目力难及,却最易遐想,那是世间最灿烂的景象。世事翻覆,万物幻变,唯有梦境,永远悬停在天际。人人含笑,人间理想生活的至高境界,本就是这般漾着幸福的笑靥。
过年,最大的事是在除夕晚上,祖宗要回家和子孙团圆了。

黄昏来临时,街上会出现短暂的安静,男孩子纷纷跟随大人去祖堂“请年”——将那些已经去世的先人“请”回家共度佳节。若按老规矩,“请年”得等到太阳落山后打着灯笼前往,因为鬼魂怕光。

除夕忙年,要打扫卫生、挑隔年水、劈隔年柴、贴对联、挂宗谱、捞隔年饭、摆供桌,晚上9点左右在院中将灶王爷接回家,名曰“接灶”。
一匹草马天上飞,
灶王爷,你归位!
上天言好事,
下界喝凉水。

人原是凭一身本事、一腔想象,捏塑出人间百态,酿出万般文化的生灵。可这份聪明终究会捉弄自己,曾许下的心意,到头来竟翻脸不认,徒留几分荒唐。

寻常人家祭祖,会在厅房或正房墙边摆一条长几,几上放置先人牌位。这些牌位均有木质外罩,并以镂空为装饰,木罩内的木板上以正楷字体书写着自家祖宗名讳。敬祖宗后开始贴对联,天井和胡同也已打扫得干干净净,能抬眼撞见的地方都贴着“抬头见喜”。

年夜饭是老百姓一年中最丰盛的家宴。除了酒肴山珍、猪肉粉条,还有生活中说不尽的酸甜苦辣、道不完的儿女亲情。

仿佛冥冥中有神祇降下指令,顷刻间,鞭炮声四起。左邻右舍尽敞大门,男主人领着儿孙用烟头点燃鞭炮。炽烈刺鼻的硝烟,漫过了整个村落,彼时已近夜半。春晚这跨年相守的连环节目,也正行至尾声。

五更天,家家院落燃着明火,孩童围着火堆嬉闹。此起彼伏的鞭炮声,把故乡的年炒得如干锅豆子一般红火。

正月初一,要拜五瘟神与五谷神,这两位皆是护佑乡

上党铁礼花

踢鼓秧歌

春满乾坤福满门

□葛水平

里、守护农业的神明。在校读书的孩子跟着大人,往夫子殿、文昌阁去。文昌阁里,文武主考的神位一应俱全。乡间的庙,向来是多神共处的。孩子们经此一拜,去年的不快与顾虑皆被涤荡干净,满心只盼来年福运常伴。乡人笃信,求什么得什么,尤其在大年初一,仁慈的神明也会眷顾他的子民。

二

大年初一半上午,迎喜神开始。
村人从大队的仓库里取出闲置一年的铜响器,年轻后生们嬉笑着敲响了第一槌锣:“咚咚,咚咚,锵!”
听见锣响的人们的心一下子开了。

女人挽着的竹篮里放着蒸好的大白馍馍,人畜无别,皆是对生之滋养的同等珍视。街巷间牲畜次第成行,向着村中央三亩空地汇聚。

迎喜神迎的不是哪门子神仙,是乡下人的五畜六禽。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个活传统,也是关于生命的故事。世间喜意,皆源于对生之善待。

一年开始了,一年的开始是简单、自然,也是喜庆。故乡人敬重它们是一等一的好劳力,它们一年里给人带来了丰收和福气,人也要敬它们一个富贵年。人围了五畜六禽:“咚咚锵,咚咚锵,咚锵,咚锵,咚咚锵!”原先的时候是细吹细打,现在的人活得粗糙了,能拿得起细活的不多——乡下人把弦乐叫细乐,把锣鼓铜锣叫粗响儿。

磨难会在五畜六禽中激起残忍,而人的心间应该唤醒良善,良善是所有生命活下去的光明。大地上布满了具有魂魄的物事,牲畜、山水、土地、风、雨、雷、电等。这些物事选择了与人相伴,人更应该倾尽“亲爱”,温柔对待世间所有生命。

竹篮里的吃食尽数场撒向它们,此刻的它们竟全然静穆,无一丝争抢,唯有安稳与平和漫溢。这猝然降临的奇迹,让我陡然思忖,人世间尚有多少盘根错节的世相,至今仍难以被精准洞悉,更无从求得完满的破译与解答。

“过年迎喜神啦,五畜六禽一家人啦,一保田地,二保钱财,三保平安,四保喜神,五保祖先,六保太平,千年保富贵,万年保儿孙哪!”

“噔! 啪!”
年味儿真足,抓一把,浓稠得确有几分手感。

初一守岁,是家族血脉的安然自守;初二回门拜舅,是对母系血脉的郑重回望;初三踏往丈人与外婆家,是将亲情的半径缓缓向外铺展。一圈亲戚走下来,半个正月已在觥筹交错中一晃而过。正月里走亲戚有许多不成文的规矩,比如客人所携带的礼物大多时候只是为了“好看”,即使主人家留下客人带来的礼物,也会再换上别的东西“压篮”。往往你送给二姨的馒头点心,转了一圈又由大舅家给“圆”了回来。等过完正月十五打开一看,发现点心透了油、馒头长了

伞头秧歌

水倒入一个土制容器后,抬到树下,把熔化的铁水舀入带有凹槽的木板上,手持短木棒,然后两者相磕,迅速往上空打去,流星般的铁水在树枝的“撞击”下进散开来,犹如一簇簇“金花”凌空绽开,又似朵朵“金菊”华丽四射,把夜空点缀得璀璨夺目。此时,铁匠们

旋转着“火伞”如奔跑起来的“火牛”,活灵活现的表演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民风民俗图。为防止被飞溅出来的铁花烫伤,打铁礼花的铁匠们头戴用水浸湿的帽子,把老羊皮袄反过来穿在身上,手里拿着的“木勺子”则需要在水里浸泡一天,才不会燃烧。

烘炉入夜熔并铁,飞焰照山光明灭。

忽然涧涘不可收,万壑千岩洒红雪。

……
世间怪事真有此,百炼柔钢齐绕指。

请看入眼幻缤纷,笑他剪彩堆红紫。

——张晋《铁花行》

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,传说是汉文帝时所设。汉武帝时,“太一神”的祭祀活动定于正月十五日,太一是主宰宇宙一切之神。元宵节燃灯的习俗起源于道教“三元”说(上元、中元、下元),三元神为主管天、地、人之神,所以正月十五也叫“燃灯节”。

四

过罢正月十五还有一个节日,那就是正月二十五填仓节。因为“填”与“天”同音,也可以写作“天仓”。春节已过,春天到来,仓廩要充实,就该劳作了。

和土地有关的岁时节日都跟农事相关。填仓节这一天,大人们要捣腾出苡麦、豆子、谷子、玉茭、高粱、黍谷、麻子、麦子、红谷、花生,挑出颗粒饱满的,分装在十几个布口袋里。午夜子时,用荆条篮子沉入村庄十丈深的水井后,看着井绳的长度,琢磨着正好吊到了水面五指高的上空,然后把轱辘挽死。等日子走出正月,进入三月,好把篮子摇上来,看哪些种子发芽了。清明过后种下发芽的种子,来年,发芽的种子就会给庄稼人带来丰收。

岁时节令也就是岁时、岁时、时节、时令等事。

填仓节是古代民间的祈年节俗。人们或饱食以表示填满了仓,或用灰等围出仓的形状,在其中放些粮食以示仓满,或祭祀仓笼之神,以祈一年粮丰仓满。填仓节分大小,小填仓在农历正月二十,为祭以祈年丰,亦称“小天仓”“小添仓”;大填仓则在正月二十五,故乡人也有称其为“老天仓”的。

填仓节这天,还要象征性地往粮仓里添加粮食。有的地方则在这一天吃春饼、煎饼和饺子,并把这些食物投入粮仓,名曰“填仓”“添仓”。也有地方把填仓节叫作“雨灯灯”。灯灯用谷面捏成,共捏12个,小碗大小,每个灯顶端捏一个灯盏,灯盏边缘捏一个小豁口,每个豁口各代表一年四季中的一个。灯盏上笼屉蒸熟后,揭开锅盖看哪个月的灯盏里积下的蒸汽水最多,则证明哪个月雨涝,再根据种庄稼在哪个月需雨水最多来推断这一年将收获什么,作为本年安排种植的依据。

有民谣道:“过了年,二十二,填仓米面作灯盏。拿箕帚,扫东墙,拾到昆虫验丰年。”这是一个物候信号,填仓节近惊蛰,气温回升,虫蚁出蛰;虫多,阳气足、地温够,墒情一定好。

填仓节过后,家中积攒的糯米细面几近告罄,饭桌上的白面馒头渐被地瓜、红薯等粗粮替代。尤其是现代人,都怕胖,一个“胖”字,绝了碳水。

关于“填仓”,还有一个传说故事。西汉大将韩信投军前一贫如洗,曾受胯下之辱,漂母出于怜悯,以餐饭相济。投军后,他屡立战功,与张良、萧何并称“天下三杰”,名扬四海直至封王。韩信称王后,为报当年一饭之恩,竟回赠黄金千两。世人以为供韩信即会得到丰厚的回报,于是拜韩信为仓神。

填仓节亦名“天穿节”,相传这一日正是女娲娘娘补天的吉日。生命是薪火相传的时间流程,每一个个体生命,都属于人间更为宽泛的承续环节的连接点,无数的承续串起了悠悠岁月。山西的天穿节,尚留存着烙饼、摊煎饼的古俗。女人们在这一天以红丝线饼,轻掷于屋瓦之上。这一质朴的举动,便是对女娲补天的千年遥敬,以食为祭,以俗承意。

宋代诗人李觏有一首诗:
娲皇没后几多年,夏伏冬悠任自然。
只有人间闲妇女,一枚煎饼补天穿。

生活中的普通人是一些知足者,他们懂得,最简单的仪式才是最实在的安宁。

月光如水,清辉漫向故乡。
归期将近,守一份老传统,让年不流于形式,拾回从前年味里那缕浓得化不开的乡愁。

哦,又长了一岁!



铁匠将火红的铁